

目錄

陽明篇

脉證提綱

經病脉證治法

腑病脉證治法

宿食

禁下脉證

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三

張仲景先師原文

會稽虛谷章楠編註

山陰

冀子陳祖望
允占錢昌校訂

陽明篇脈證提綱

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也

胃家者。統陽明經腑而言也。實者。受邪之謂。經曰。邪氣盛為實。精氣奪為虛也。素問云。傷寒二日。陽明受之。陽明主肉。其脈俠鼻絡於目。故身熱目疼。而鼻干不得卧也。是言邪由太陽傳陽明經之證。而仲景止標胃家實者。何也。蓋萬物土中生。萬物盡歸土。而胃為臟腑之海。人身之土也。故其在經之邪。有從自受者。有從他經傳來者。在腑之邪。有從陽經傳入者。有從陰經傳入者。有從臟而轉入者。既入胃腑。如物歸土。無復傳變矣。故以胃家實三字。統括諸義。以下各條。分析詳明也。

問曰。病有太陽陽明。有正陽陽明。有少陽陽明。何謂也。答曰。太陽陽明者。脾約是也。正陽陽明者。胃家實也。少陽陽明者。發汗利小便已。胃中燥煩。

實大便難是也。

太陽陽明者。謂邪由太陽傳入陽明。即化為熱。則不惡寒。而反惡熱也。脾主為胃行津液者也。胃家邪熱盛。反約制其脾。不得為胃行津液。故致燥渴便鞭。如白虎湯。滋其燥渴也。脾約丸。通其燥結也。正陽陽明者。內經言。邪中於面。則下陽明。是陽明本經受邪。內及於腑。故名胃家實也。其邪初感。亦必有脈浮緊。惡寒等證。如下各條所敘者。但以陽明陽氣盛。而邪易化熱。旋即不惡寒。而反惡熱。不同太陽之常惡寒。少陽之往來寒熱也。少陽止宜和解。若發汗利小便。則徒傷津液。而邪不解。因之轉入陽明。津液傷。則胃燥而煩。邪熱內實。則大便難也。此總明三陽經邪。所以入胃之證。上條如木之一本。此條如三枝。以下各條。由此而生發也。

問曰。何緣得陽明病。答曰。太陽病。若發汗。若下。若利小便。此亡津液。胃中干燥。因轉屬陽明。不更衣。內實。大便難者。此名陽明也。

此即明太陽陽明之證。由初治不善。而傷津液之故。蓋汗與小便皆水穀之氣所化。穀氣走泄。則竭其津液。若下之。而胃中空虛。其邪反乘虛轉入陽明。遂成內實干燥。而大便難也。

本太陽病。初得病時。發其汗。汗先出不微。因轉屬陽明也。

汗出不微。由治不如法。使邪不解。轉入陽明。即為太陽陽明之證也。

問曰。陽明病。外證云何。答曰。身熱。汗自出。不惡寒。反惡熱也。

邪在太陽表分。陽氣被遏。故必惡寒。其風傷衛。則自汗。寒傷營。則無汗。若陽明陽盛之經。故邪離太陽。而入陽明。即化為熱。而不惡寒。反惡熱也。熱蒸水穀之氣外泄。則自汗出。乃為陽明之證。與太陽之風傷衛。而自汗有惡寒者不同也。

傷寒發熱無汗。嘔不能食。而反汗出漈漈然者。是轉屬陽明也。

初時發熱無汗。嘔不能食。是太陽寒傷營也。繼而諸證未退。而反汗出漈漈然者。是邪轉屬陽明之證也。若汗出而諸證皆退。則為外解而愈。

矣。瀝瀝者。外泄不已也。

傷寒轉繫陽明者。其人瀝瀝然微汗出也。

寒傷營在太陽。則無汗。其後瀝然微汗出。為轉繫陽明。繫者邪未全離太陽。兼及陽明者也。若太陽風傷衛。本自汗出。而必惡寒。若轉屬陽明。即不惡寒而反惡熱。以此為辨也。然陽明初感。亦有惡寒。其無頭項強痛。則非太陽也。

問曰。病有得之一日。不惡寒而發熱者。何也。答曰。雖得之一日。惡寒將自罷。即自汗出而發熱也。問曰。惡寒何故自罷。答曰。陽明居中土也。萬物所歸。無所復傳。始雖惡寒。二日自止。此為陽明病也。

此言正陽陽明之證。由陽明本經受邪而入腑者也。以陽明陽氣最盛。故其邪初感。雖有惡寒。得之一日。寒即隨陽化熱。而惡寒自罷。即自汗出而發熱也。良以陽明居中土。萬物所歸。邪既由陽明之經而受。隨即順道入腑。不復再傳他處。以故名正陽陽明為胃家實也。

陽明病。若能食。名中風。不能食。名中寒。

此辨邪中陽明之證也。若風寒受於太陽。則有營衛之分。故脈證治法迥異。若不由太陽。而邪中陽明者。陽明主肉。而無營衛之分。惟以能食不能食為辨。風為陽邪。陽氣盛。故能食。寒為陰邪。陰氣勝。故不能食。若邪入胃腑。必不能食。亦無風寒之分。惟有輕重淺深之辨也。

陽明中風。口苦咽干。腹滿微喘。發熱惡寒。脈浮而緊。若下之。則腹滿。小便難也。

此即言邪中陽明者。易於化熱。故口苦咽干也。腹滿微喘者。陽明當肺胃之間。肺胃氣鬱。故也。其身發熱。而又惡寒者。邪在表分也。脈緊者。兼寒也。以無頭項強痛。故非太陽。而為陽明之經證。邪未入腑。若誤下之。則傷脾腎。脾傷而腹更滿。腎傷則小便難。以下焦氣化不宣也。此辨陽明表證誤下。則邪陷太陰。而腹更滿。以太陰為陽明之裏也。其與太陽表證誤下。而成結胸痞者不同。以胸為太陽之裏也。然陽明誤下。不成

結胸。而太陽誤下。亦有傷及太陰者。如太陰篇中。桂枝加芍藥。桂枝加

大黃等證是也。

傷寒三日。陽明脈大。

此總舉太陽陽明。正陽陽明而言也。太陽傷寒。其脈浮緊。陽明初感。脈亦浮緊。如上條所云者。若至三日。而脈不緊。變為大者。是陽明之本脈也。以陽明為多氣多血之經。故脈大。然則陽明傷寒。脈亦浮緊。其證則與太陽不同。太陽經脈行於背。故有頭項強痛。陽明經脈行於前。故有口苦咽干也。

脈浮大。應發汗。醫反下之。此為大逆。

脈雖不緊而浮大。邪尚在經。必當發汗以解。若反下之。使表邪內陷。如上條所云之腹滿。小便難等。變證出矣。故為大逆也。

夫病脈浮大。問病者言。但便鞭耳。設利之。為大逆。鞭為實。汗出而解。何以

故。脈浮。當以汗解。

鞭同硬

此即申明上條不可下之義也。脈浮且大。邪盛於表也。既無腹滿實痛裏證。則下之邪反內陷。為大逆也。其便鞭。為元氣實。非邪實也。必當汗出而解。以其脈浮故也。如不辨脈證。但見便鞭。妄用攻瀉。即變壞病。故仲景特申戒律也。

陽脈微而汗出少者。為自和也。汗出多者。為太過。陽脈實。因發其汗。出多者。亦為太過。太過為陽絕於裏。亡津液。大便因鞭也。

此言治之之法。有善不善者。即表少陽陽明之證也。陽脈微者。浮按微弱。則表邪已去。汗出少。則內熱已輕。故為自和。此治之善者也。如脈既微弱。而汗出多。則裏熱盛。為發表之藥太過矣。或其陽脈實。是有表邪。因發其汗。出多者。亦為用藥太過也。津為陽液。為陰。皆胃中水穀之氣所化。發汗太過。而胃陽不能接續。為陽絕於裏。亡其津液。則腸胃枯燥。大便因鞭也。此舉發汗傷津液。而利小便。事同一例。名為少陽陽明之證也。

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

陽明經氣旺時。邪乃解也。其發熱亦在經氣旺時。如潮之應時消長。故晡時發熱。名潮熱。為陽明之確證。異於太陽少陽者也。

陽明篇經病脈證治法

陽明病。脈浮。無汗。而喘者。發汗則愈。宜麻黃湯。

此言正陽陽明傷寒之證治也。若無汗而喘。脈浮緊。頭痛惡寒者。太陽寒傷營也。此寒傷陽明。而無頭痛。得之一日。其惡寒自罷。脈亦浮而不緊矣。然無汗而喘。則邪閉於表。與太陽同也。蓋肺為華蓋。而朝百脈。陽明經脈連肺。故喘。肺與皮毛相合。故無汗。必當從麻黃例發汗。則愈。是麻黃湯為開達營衛肌肉。發表祛邪之總法。非獨治太陽病也。

陽明病。脈遲。汗出多。微惡寒者。表未解也。可發汗。宜桂枝湯。

此言正陽陽明中風之證治也。太陽中風。必有頭痛而脈緩。今標陽明病者。發熱自汗。而無頭項強痛也。脈遲與緩相類。微惡寒者。以汗出多而腠疎。表邪未解也。故宜桂枝湯。解肌以發汗。蓋上條無汗為陽明傷寒。此條有汗為陽明中風也。

或問。既是陽明傷寒中風。何以不用葛根湯法耶。余曰。陽明本自汗而

脈大。此以風寒初感。未曾化熱。故一曰無汗。一曰脈遲。葛根性涼。故不用也。須知葛根不能治太陽病。而麻桂則可治陽明病也。何也。太陽以麻黃桂枝兩法分治營衛。而陽明主肉。營衛在肌肉中。故治營衛即所以治肌肉也。葛根走肌肉。而不能治營衛。以其性涼。不能開達腠理。色白。不能入營。故也。麻黃開腠力猛。不能入營。桂枝色赤入營。辛溫達衛。故能解肌以調營衛也。諸家見用麻黃桂枝俱解作太陽之邪未去。而不思仲景特標正陽陽明者。即內經所云。邪中於面。則下陽明是也。皆因錯解胃家實為胃腑實。如果是胃腑實。其各經之邪皆能入腑。仲景何故獨言正陽陽明為胃家實耶。可知胃家二字。統指陽明經腑而言。謂由陽明本經受邪而入腑。不從他經傳來者。故稱正陽陽明為胃家實也。後又言病得之一日。其惡寒自罷者。特表陽明本經受邪之證也。若從太陽所傳。其遲早無定。安可必其得病一日。即惡寒自罷哉。諸家於此等要義皆不明。凡稱陽明病者。總認作由太陽傳來。若太陽焉有

得病一日。即惡寒自罷之理乎。其分辨太陽陽明。正陽陽明。少陽陽明。一條。反置於各條之後。故次序紊亂。失其義理。無怪後學無門可入也。且如太陰病。有用桂枝湯發汗者。則桂枝湯亦不獨治太陽風傷衛也。良以脾胃統主肌肉。而桂枝能解肌調營衛以祛邪也。明乎此。方知仲景辨證之精。用法之妙。固難與庸淺者道也。

陽明病。反無汗。而小便利。二三日。嘔而效。手足厥者。必苦頭痛。若不嘔不效。手足不厥者。頭不痛。

此辨陽明傷寒之變證也。陽明本自汗。故以無汗為反。因寒邪外閉。未曾化熱故也。若小便利而無汗。又為濕閉。今小便利。故為寒閉也。至二三日。寒邪內侵肺胃。故嘔而效。四肢皆稟氣於胃。寒遏胃陽。故手足厥冷。經氣因之逆。則頭痛。然太陽頭痛在項後。陽明頭痛在額前。若不嘔不效。不關肺胃。則手足不厥。而經氣不逆。故頭亦不痛矣。素問云。陽明主肉。其脈俠鼻絡於目。故身熱目疼。而鼻干不得卧也。是陽明止

有目疼。本無頭痛。故此為陽明傷寒之變證也。舊註多從喻嘉言。解作熱邪入胃。熱深厥深。誤矣。夫熱深厥深。乃少陰厥陰證也。若熱入陽明。必自汗而渴。今反無汗而不渴。足徵寒邪入胃也。寒遏胃陽。肺氣亦窒。故嘔欬而厥冷。以肺胃相連。四肢稟氣於胃故也。若作熱治。而投涼藥。豈非大誤哉。如下有脈滑而厥。用白虎湯一條。則有裏有熱也一句。其口渴等證。已括於中。而脈又滑。故為熱厥。則無頭痛。與此條之寒厥有頭痛者。正相反也。仲景一語。包括多義。若草草讀過。焉能識其理旨哉。陽明病。法多汗。反無汗。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。此以久虛故也。此又推廣上條之義。以明無汗之故。非止邪閉一端也。其脾胃久虛。不能生津而化汗。則邪不能出。如蟲行皮中而麻癢。以皮中肌肉。脾胃所主故也。

陽明病。但頭眩。不惡寒。故能食而欬。其人必咽痛。若不欬者。咽不痛。陽明中風。故能食。風邪上冒而頭眩。其邪化熱。則不惡寒。內經言。胃中

悍氣直上冲頭者。循咽上走空竅。其風邪入胃。隨氣上冲。故欬而咽必痛。咽與肺喉相連。邪循咽。必及肺。故欬也。若不欬者。可知邪在經。而不入胃循咽。則咽不痛矣。此為陽明中風之變證。故與太陽之有頭痛者異也。

陽明病。脈浮而緊者。必潮熱。發作有時。但浮者。必盜汗出也。

太陽傷寒。脈浮而緊。必有頭痛項強。而無潮熱。今無太陽證。而脈浮緊。有潮熱發於晡時。故為陽明傷寒。與太陽不同矣。若脈但浮不緊。則表雖未解。邪已化熱。寐時蒸汗而出。名盜汗也。

陽明病。脈浮而緊。咽燥口苦。腹滿而喘。發熱汗出。不惡寒。反惡熱。身重。若發汗。則躁。心憤憤。反譫語。若加燒針。必怵惕煩躁不得眠。若下之。則胃中空虛。客氣動膈。心中懊懣。舌上胎者。梔子豉湯主之。若渴欲飲水。口干舌燥者。白虎加人參湯主之。若脈浮發熱。渴欲飲水。小便不利者。豬苓湯主之。

此風寒互傷陽明經表裏之證。亦如太陽之互傷營衛也。蓋陽明之表。肌肉也。裏。胃脘也。脘上通咽。下及於腹。故咽燥口苦。腹滿而喘。裏證也。脈浮緊。發熱汗出。不惡寒。反惡熱。表證也。以寒為陰邪。滯於肌肉。故身重而脈緊。風為陽邪。化熱內擾。故咽燥口苦。惡熱也。既已自汗。又發其汗。重傷津液。使熱邪益熾。而汗為心液。液涸。故躁而心憤。憤譫語也。若不發汗。雖未傷津。而用燒針助其邪火。故怵惕煩躁不得眠。比譫語略輕也。若不得汗。不加燒針。見其內熱而下之。邪尚在經。下之徒傷中氣。致胃中空虛。而客邪反擾動胸膈。心中懊憹。比之煩躁又輕也。其舌上有胎。則邪壅膈間。既不可汗下。故以梔豉湯湧吐去之也。若其由發汗傷津。而渴欲飲水。口干舌燥者。用人參白虎湯生津以清熱。則其心躁憤憤譫語。亦可以愈。又不可因譫語而誤作腑實。用下法也。若因燒針助火。而脈仍浮。發熱渴欲飲水。小便不利。此熱鬱三焦。用豬苓湯滋液清熱而利小便。則三焦氣化宣通。邪火下泄。其怵惕煩躁不得眠。亦可

可見麻桂是
治風寒之要
品如審像寒
風之邪也不
拘何經皆可
用之

愈也。此三法皆救誤治者也。或問何以知之。余曰。觀各條皆用梔豉湯治懊懣。此懊懣由誤下而來。則白虎豬苓兩法皆治誤汗。燒針所變之證可見矣。若未經汗下。燒針時其風寒互持。表寒少而裏熱多。似宜桂枝。二越脾一之法為當。何也。以其風寒互持。故脈緊身重。腹滿而喘。必須麻桂。以其自汗。則須芍藥。其咽燥口苦。不惡寒。反惡熱。則須石膏。餘皆調和營衛之藥。陽明主肉。營衛在肉中。營衛調則肌肉之邪解矣。或以脈浮緊。解作兼太陽者。非也。既無太陽頭痛之證。而又不惡寒。則非太陽矣。其脈緊者。寒邪滯於肌肉。故又身重也。況如上條之脈浮緊。必潮熱。潮熱為陽明證。是陽明傷寒。脈亦浮緊。豈獨太陽而已。或曰。既不涉於太陽。何以云宜桂枝越脾而用麻桂乎。余曰。豈不見上條陽明病。而用麻黃湯。桂枝湯者乎。若執定麻桂為太陽藥。尚未可讀仲景書也。又有入於溫病篇者。亦非也。若溫病。脈不當浮緊。即使兼外感。而汗出必解。今既汗出。且不惡寒。其脈仍緊。可見因風寒互持之故也。